

古文观止

(古代丹青版)【上册】

【清】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李爱珍 审订

刘广 余佐赞 校注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前言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散文和诗歌的成就最为耀眼，千百年来它们犹如熠熠繁星，闪烁成了两道辉煌灿烂的文学景观。

肇始于商代卜辞的古文(古代散文)，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才余韵渐歇，其间有三千五百多年。俯瞰先秦以来古代散文逶迤的山峰，借用欧阳文忠公的“林壑尤美”和“望之蔚然而深秀”(《醉翁亭记》)来形容，应该说还是差强人意的。自《尚书》至宋代散文，散文史上形成了“两山对峙，一水中流”之势，先秦的《左传》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分别是两座对峙的巍峨山峰，太史公的《史记》则是两山中奔腾而出的流水——可谓“林壑尤美”；宋以后的散文出现了“层峦叠嶂”之势，以至明清散文流派纷呈——可谓“望之蔚然而深秀”。要编选一本古代散文的通代选本，选家不仅要古代散文名家名作了然于胸，还要能清晰把握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这样才不会有遗珠之恨，取舍之痛。

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选学，因为选家在缔构宏伟的文化大厦时，总是摒弃“不材”，选择那些有用的材质，人类优秀文化因此得以传于后世。选学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孔子就是最早的选家，他从三千多首民歌中选了“诗三百”留存下来。古往今来，选家虽多，但所选的选本能够被后人称道的并不多。我认为，真正好的选家都是有神圣的使命感的，不仅仅要具有裁断的精神，去芜存菁的业务能力，就编一本普及性的选本来说，选家还要能很好地调和读者的雅俗口味，即能“正蒙养而裨后学”(吴兴祚《古文观止·序》)。吴乘权(字楚材)、吴大职(字调侯)叔侄虽是浙江山阴乡间的塾师，然而他们却具备了前面所说的成为一名高明选家的种种条件，公元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他们完成了历史身份的伟大改变。今人对其乡间塾师身份清楚的人已寥寥无几，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他们叔侄俩已跻身于优秀

的选家之列了。

吴氏叔侄对自己的古文选本是充满了自信的，有书名为证。自负的叔侄俩将选本命名为《古文观止》，这确实是不同凡响之举。“观止”的典故在本书卷二《季札观周乐》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吴氏叔侄之所以冠以这么个自负的书名，我认为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于选文来说，选者认为这个选本“美者毕集”，无需担心有遗珠之恨；二是于选本来说，选者认为此书“缺者无不备，讹者无不正”，此选本是最为完美的选本。不过三百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吴氏叔侄是有资格自信和自负的，《古文观止》确实名副其实。

《古文观止》选文下至明末，如果用苛求的眼光来看，应该说这本书还是有些微的缺憾——毕竟清代优秀的散文没有收录。但《古文观止》成书后200年左右，封建王朝就寿终正寝了，与前面3000多年后辉煌散文史相比，这200年的散文最多是嘴角的饭粒，所以说它是虽有缺憾，但瑕不掩瑜。

把美的东西更好地传播给更多的人，这是我们这次做这本书校注的初衷。在校注时，我们以映雪堂本为底本，同时参照了不少已有的注本，在此亦表谢意。在具体的校注中我们主要遵循的是博采众家之长、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原则。对于个别有二说或二说以上的，各家说法均一一列出，以备读者参考。校注本书的目的是帮助读者消除阅读障碍，所以我们根据文章的难易程度，时而泼墨如注，时而惜墨如金。凡此种种，在此也顺便向读者做一个说明。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就恳请读者海涵了。

余佐赞

2006.12

原序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

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理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

今年春，于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辩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輶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愚伯兴祚题。

自序

古文宜选乎？曰：无庸也。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则选尚已。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乎有积薪之叹矣，尚宜选乎？曰：无庸也。详略互见，醇疵错陈，则选又尚已。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意以抉古人之奥，读之者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此余两人所以汇而集之也。

至于考订之下偶有所得，则亦谨附之以备参究，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讥于大雅。若夫声音之间，点画之际，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而不知童子之所肄习于终身勿能忘。况棘闱之中，字画一有不合即遭摈斥，可不慎欤？余两人之从事于兹也有年矣，兢兢焉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欠嫌于心勿敢载也，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

山居寂寥，日点一艺以课子弟，而非敢以此问世也。间有好事者，有所许可辄手录数则以去，乡先生见之者必曰：“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余两人默然相视良久曰：“唯唯，勿敢当，勿敢当。诚若先生言，抑亦何敢自私？”退而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付诸梓人，以请政于海内君子云。

康熙戊寅仲冬山阴吴乘权（楚材）、吴大职（调侯）氏题于尺木堂。

目 录

前言

原序

自序

卷一 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2)
周郑交质	《左传》(4)
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5)
臧僖伯谏观鱼	《左传》(6)
郑庄公戒飭守臣	《左传》(8)
臧哀伯谏纳郕鼎	《左传》(10)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12)
曹刿论战	《左传》(15)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16)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18)
齐桓下拜受胙	《左传》(19)
阴飴甥对秦伯	《左传》(20)
子鱼论战	《左传》(21)
寺人披见文公	《左传》(22)
介之推不言禄	《左传》(23)
展喜犒师	《左传》(24)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25)
蹇叔哭师	《左传》(26)

卷二 周文

郑子家告赵宣子	《左传》(30)
王孙满对楚子	《左传》(32)
齐国佐不辱命	《左传》(33)
楚归晋知罃	《左传》(35)
吕相绝秦	《左传》(36)
驹支不屈于晋	《左传》(38)
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39)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左传》(41)
晏子不死君难	《左传》(42)
季札观周乐	《左传》(43)
子产坏晋馆垣	《左传》(45)
子产论尹何为邑	《左传》(47)
子产却楚逆女以兵	《左传》(49)
子革对灵王	《左传》(50)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52)
吴许越成	《左传》(53)

卷三 周文

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58)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60)
襄王不许请隧	《国语》(61)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62)
展禽论祀爰居	《国语》(64)
里革断罟匡君	《国语》(67)
敬姜论劳逸	《国语》(68)
叔向贺贫	《国语》(70)
王孙圉论楚宝	《国语》(71)
诸稽郢行成于吴	《国语》(73)
申胥谏许越成	《国语》(75)
春王正月	《公羊传》(76)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77)
吴子使札来聘	《公羊传》(79)
郑伯克段于鄢	《谷梁传》(81)
虞师晋师灭夏阳	《谷梁传》(82)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	《礼记》(83)
曾子易箦	《礼记》(84)
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86)
公子重耳对秦客	《礼记》(87)
杜蒹扬觶	《礼记》(88)
晋献文子成室	《礼记》(89)

卷四 秦文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92)
司马错论伐蜀	《战国策》(95)
范雎说秦王	《战国策》(97)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99)
颜觸说齐王	《战国策》(101)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103)
赵威后问齐使	《战国策》(106)
庄辛论幸臣	《战国策》(107)
触詔说赵太后	《战国策》(109)
鲁仲连义不帝秦	《战国策》(111)
鲁共公择言	《战国策》(114)
唐雎说信陵君	《战国策》(116)
唐雎不辱使命	《战国策》(117)
乐毅报燕王书	《战国策》(119)
李斯谏逐客书	秦文(122)
卜居	《楚辞》(125)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127)



卷五 汉文

五帝本纪赞	《史记》(130)
项羽本纪赞	《史记》(133)
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134)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史记》(136)
孔子世家赞	《史记》(138)
外戚世家序	《史记》(139)
伯夷列传	《史记》(140)
管晏列传	《史记》(142)
屈原列传	《史记》(145)
酷吏列传序	《史记》(149)
游侠列传序	《史记》(151)
滑稽列传	《史记》(153)
货殖列传序	《史记》(155)
太史公自序	《史记》(157)
报任安书	司马迁(160)

卷六 汉文

高帝求贤诏	西汉文(168)
文帝议佐百姓诏	西汉文(169)
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西汉文(170)
武帝求茂材异等诏	西汉文(173)
贾谊过秦论上	西汉文(174)
贾谊治安策一	西汉文(177)
晁错论贵粟疏	西汉文(181)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西汉文(184)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西汉文(188)
李陵答苏武书	西汉文(190)
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西汉文(193)
杨惲报孙会宗书	西汉文(195)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	东汉文(197)
马援诫兄子严敦书	东汉文(198)
诸葛亮前出师表	后汉文(199)
诸葛亮后出师表	后汉文(201)



卷七 六朝唐文

陈情表	李密(204)
兰亭集序	王羲之(206)
归去来辞	陶渊明(208)
桃花源记	陶渊明(210)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212)
北山移文	孔稚珪(213)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216)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骆宾王(219)
滕王阁序	王勃(221)
与韩荆州书	李白(225)
春夜宴桃李园序	李白(227)
吊古战场文	李华(228)
陋室铭	刘禹锡(230)
阿房宫赋	杜牧(231)
原道	韩愈(233)
原毁	韩愈(237)
获麟解	韩愈(239)
杂说一	韩愈(240)
杂说四	韩愈(241)

卷八 唐文

师说	韩愈(244)
进学解	韩愈(246)
圯者王承福传	韩愈(249)
讳辩	韩愈(251)
争臣论	韩愈(253)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256)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258)
与于襄阳书	韩愈(260)
与陈给事书	韩愈(262)
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263)
送孟东野序	韩愈(264)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266)
送董邵南序	韩愈(268)
送杨少尹序	韩愈(269)
送石处士序	韩愈(271)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273)
祭十二郎文	韩愈(275)
祭鳄鱼文	韩愈(278)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280)



卷九 唐宋文

驳复仇议	柳宗元(286)
桐叶封弟辨	柳宗元(288)
箕子碑	柳宗元(289)
捕蛇者说	柳宗元(291)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293)
梓人传	柳宗元(295)
愚溪诗序	柳宗元(298)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柳宗元(300)
钴鉤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302)
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303)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304)
待漏院记	王禹偁(306)
黄冈竹楼记	王禹偁(308)
书洛阳名园记后	李格非(309)
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310)
岳阳楼记	范仲淹(311)
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313)
义田记	钱公辅(314)
袁州州学记	李觏(316)
朋党论	欧阳修(318)
纵囚论	欧阳修(320)
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322)

卷十 宋文

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326)
送杨寘序	欧阳修(328)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329)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331)
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333)
丰乐亭记	欧阳修(335)
醉翁亭记	欧阳修(337)
秋声赋	欧阳修(339)
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341)
泂冈阡表	欧阳修(342)
管仲论	苏洵(345)
辨奸论	苏洵(347)
心术	苏洵(349)
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351)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353)
范增论	苏轼(355)
留侯论	苏轼(357)
贾谊论	苏轼(359)
晁错论	苏轼(361)



卷十一 宋文

上梅直讲书	苏轼(366)
喜雨亭记	苏轼(368)
凌虚台记	苏轼(370)
超然台记	苏轼(372)
放鹤亭记	苏轼(374)
石钟山记	苏轼(376)
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378)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苏轼(380)
前赤壁赋	苏轼(382)
后赤壁赋	苏轼(384)
三槐堂铭	苏轼(386)
方山子传	苏轼(388)
六国论	苏辙(390)
上枢密韩太尉书	苏辙(392)
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394)
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396)
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398)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400)
同学一首别子固	王安石(401)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402)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404)

卷十二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408)
阅江楼记	宋濂(410)
司马季主论卜	刘基(412)
卖柑者言	刘基(413)
深虑论	方孝孺(414)
豫让论	方孝孺(416)
亲政篇	王鏊(418)
尊经阁记	王守仁(421)
象祠记	王守仁(424)
瘞旅文	王守仁(426)
信陵君救赵论	唐顺之(428)
报刘一丈书	宗臣(431)
吴山图记	归有光(433)
沧浪亭记	归有光(435)
青霞先生文集序	茅坤(436)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438)
徐文长传	袁宏道(440)
五人墓碑记	张溥(442)





卷一·周文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题解】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是解释孔子所编《春秋》的“三传”之一。作者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它按照鲁国先后十二位国君在位的年代，以编年的体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春秋各国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这篇文章用极其简练的笔墨写郑庄公不露声色地把共叔段逼上绝路的经过，记载了母子兄弟间为了争夺权力，亲情、感情破裂乃至相互残杀的历史。

初，郑武公娶于申^[1]，曰武姜^[2]，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3]，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4]。公曰：“制，岩^[5]邑也，虢叔^[6]死焉，他邑唯命。”请京^[7]，使居之，谓之京城大^[8]叔。

祭仲^[9]曰：“都城过百雉^[10]，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11]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12]，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13]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14]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15]。公子吕^[16]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

【注释】

- [1] 申：国名，在今河南南阳。
- [2] 武姜：武公妻，姜姓。“武”是她丈夫的谥号。
- [3] 寤生：胎儿倒着生出来。寤，同“悟”，倒。一说寤是苏醒的意思，言生产之难，绝而复苏。
- [4] 制：原为东虢国领地，后为郑所灭，在今河南巩县东。
- [5] 岩：高峻险要。
- [6] 虢叔：是东虢君主，为郑武公所灭。
- [7] 京：春秋郑邑，在今河南荣阳东南。
- [8] 大（tài）：同“太”。
- [9] 祭（zhài）仲：即祭足，郑国大夫。
- [10] 都：与下文国相对，国是国都，都是所属城邑。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 [11] 参（sān）：同“三”。
- [12] 不度：不合法度。
- [13] 辟：同“避”。
- [14] 无（wú）：无用在动词前多表示不要的意思。
- [15] 鄙：边邑。贰：不专一，从属二主。
- [16] 公子吕：郑大夫，字子封。

[17] 昵：亲近，亲昵。

[18] 完：修缮。聚：集合。

[19] 失教：指庄公养成弟恶，有失教诲。郑志即指庄公杀弟之志。

[20] 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不说段逃亡，而说他被打败，这是不便明言庄公蓄意杀段。

[21] 寘：同“置”。

[22] 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邑名，在今河登封西南。封人：管理边疆的官。

[23] 遗(wèi)：给予，馈赠。

[24] 翳(yī)：语助词。

[25] 阙(jué)：挖掘。

[26] 洩(yì) 洩：和乐的样子。

[27] 施(yì)：蔓延，延续。

[28] 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出自《诗经·大雅》，意谓孝子的孝心是无穷尽的，永远可以赐给同类。锡，同“赐”。

“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17]，厚将崩。”

大叔完聚^[18]，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19]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20]。

遂寘^[21]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22]，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23]之。”公曰：“尔有母遗，翳^[24]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25]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26]！”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27]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28]。”其是之谓乎！

周郑交质

《左传·隐公三年》

【题解】

周室东迁以后，王权衰微，逐渐失去对诸侯国的控制，于是发生了郑国侵袭周王室的事件。这篇文章从“信”和“礼”的角度批评了周郑两国靠人质维持关系，谈不上信任，也谈不上礼仪。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1]。王貳于虢^[2]，郑伯^[3]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4]为质于郑，郑公子忽^[5]为质于周。

王崩，周人将畀^[6]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7]；秋，又名成周^[8]之禾。周郑交恶。

君子曰：信不由中^[9]，质无益也。明恕^[10]而行，要^[11]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12]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13]，蘋蘩蕰藻^[14]之菜，筐筥錡釜之器^[15]，潢汙行潦之水^[16]，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17]；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蘋》《采芣》^[18]，《雅》有《行苇》《泂酌》^[19]，昭忠信也。

【注释】

[1] 平王：周平王。卿士：周朝的执政官。

[2] 貳：不专一，二心。虢：虢有东虢、西虢两国，东虢为郑武公所灭，这里指的是西虢的虢公。

[3] 郑伯：指郑庄公。

[4] 王子狐：平王的儿子，名狐。

[5] 公子忽：庄公的儿子，名忽。

[6] 畀(bì)：与。

[7] 祭(zhài)足：即祭仲。温：周邑名，在今河南温县南。

[8] 成周：周时洛邑，在今洛阳。

[9] 中：同“衷”，内心。

[10] 恕：宽恕，谅解。

[11] 要(yāo)：约束。

[12] 间(jiàn)：离间。

[13] 涧溪沼沚之毛：两山之间的水叫涧，流向大水的支流叫溪，曲池叫沼，水中小洲叫沚。毛，水草。

[14] 蘋蘩蕰藻：都是水边的植物。

[15] 筐筥(jǔ) 錡(qí) 釜之器：筥，圆形的竹器。錡，有足的烹饪器具。

[16] 潢(huán) 汙(wū)：指凝滞不动的水。行潦(lǎo)：指流动的水。

[17] 荐和羞都是进献的意思。

[18] 《风》《诗经》中的国风。《采蘋》《采芣》是《诗经·召南》中的篇名。有不嫌物薄的意思。

[19] 《雅》《诗经》中的大雅。《行苇》《泂酌》是《大雅·生民之计》中的篇名。